

游走在虚幻与现实之间^{〔*〕}

——读马尔克斯短篇小说集《蓝宝石般的眼睛》

○ 仇 旭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摘要]采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从故事主题、时空结构、叙事角度等方面,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生涯早期的短篇小说集《蓝宝石般的眼睛》进行多向度的挖掘和阐释。基于对作品所呈现出的超现实主义文学文本特征所进行的细致分析,结合马尔克斯中后期创作风格的转变,可以得出:马尔克斯早期的创作风格对其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其最终风格的形成脱胎于超现实主义。

[关键词]加西亚·马尔克斯;虚幻;现实;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

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 - 2014)是哥伦比亚籍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马尔克斯不仅在拉丁美洲当代小说的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坛也占有一席之地,被认为是20世纪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马尔克斯以融合写实与幻想成分的魔幻现实主义而享誉文坛,其一生创作广泛,题材多样,包括长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闻评论以及电视、电影剧本等等。主要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迷宫里的将军》(1989)等。凭借其代表作《百年孤独》及其他作品,马尔克斯于198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马尔克斯于1955年发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学界对于他的研究也大多以此为起点,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2〕}事实上,马

作者简介:仇旭(1971—),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语言与文化。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K2013B179),并得到安徽农业大学学科学位点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XKXWD2013028)。

尔克斯于1947年就读波哥大大学法律系起,就开始在哥伦比亚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这个时期的创作大多以短篇小说为主,后来部分作品被整理集成短篇小说集《蓝宝石般的眼睛》,并于1974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3]《蓝宝石般的眼睛》共收录了10篇短篇小说,创作年限为1947年至1953年,因此,《蓝宝石般的眼睛》可视为马尔克斯创作生涯初期的代表作品。马尔克斯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着鲜明的特征:大量使用负面情感题材,“语言华丽丰富、风格偏于怪诞、更注重主观色彩”,^[4]以超现实手法展现梦境或潜意识层面的浑沌概念,叙述时间错乱颠倒,以及多元多变的叙事角度等,从而体现出一定的超现实主义特征。超现实主义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形成为着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魔幻现实主义脱胎于超现实主义”,^[5]因此,马尔克斯早期的作品对其最终写作风格的形成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本文拟采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着重分析马尔克斯短篇小说集《蓝宝石般的眼睛》的表现手法,并对照作家后期创作风格,探究初入文坛的马尔克斯早期作品的特点,以期对其个人风格的形成达成更加完整和客观的认识。

一、建立于想象之上的文学创作初旅

马尔克斯非常喜爱阅读,在从事自己的创作之前,他已接触过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而激发他创作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阅读。卡夫卡和福克纳的作品对于马尔克斯的早期创作有着重要影响。^[6]在阅读卡夫卡的《变形记》时,他发现故事情节充满想象,因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莎早晨醒来竟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马尔克斯后来说道:“(小说)原来能这么写呀。要是能这么写,我倒也有兴致了。”^[7]因此马尔克斯在起初的创作中,在题材的选择上偏重于想象,多虚幻题材,而与现实没有多大关联。这个时期,他的文学观未拿现实做参照系,“他的坐标完全建立在模仿和异想天开的标新立异上。”^[8]例如他的处女作《死亡三叹》,描写的就是一个“活死人”三次死亡经历的种种感受。^[9]对于“凭空编造”的小说,马尔克斯认为,“事物无论多么荒谬悖理,总有一定之规。只要逻辑不混乱,不彻头彻尾地陷入荒谬之中,就可以扔掉理性主义这块遮羞布。”^[10]因此他不愿使用那些看起来太过平常的题材,而倾向于使用那些他觉得较有小说味道的题材,觉得这样可以让他写出来的东西更像小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认为,马尔克斯早期不愿以他个人的生活经验或所处的社会环境作为故事创作的内容,同时也排斥任何与已知历史事实有关的题材出现在故事中,因为马尔克斯认为,若把个人生活经验或历史事件写作故事的内容,其创作就会有“抄袭事实”的嫌疑。^[11]为了避免这种嫌疑,马尔克斯充分利用自己的想象,天马行空,充满虚幻。

马尔克斯的这一选材原则在《蓝宝石般的眼睛》中有了充分体现。此小说集中收录的作品,前面几篇有着“卡夫卡式的死亡、毁灭感”,^[12]如《死亡三叹》、《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死亡联想曲》和《与镜子的对话》等,而后面几篇则带

有“福克纳式的荒凉、遥远、凄清的味道”，^[13]如《三个梦游症患者的痛苦》、《蓝宝石般的眼睛》、《有人弄乱了玫瑰花》、《石鸽鸟之夜》和《纳博，一个让天使等待的黑人》等。它们基本都是幻想小说，以死亡、孤独、毁灭、幻觉等负面情感题材为主题，令人感觉冷漠且极端，与马尔克斯后来的创作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

二、《蓝宝石般的眼睛》的超现实主义特征

超现实主义文学是继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表现主义之后，现代主义文学领域出现的又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重要流派。法国作家安德烈·布勒东给超现实主义所下的定义是：“超现实主义，名词。纯粹的精神上的无意识活动。人们凭借它，用口头、书面或其他方式来表达思想的真实过程，在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又没有任何美学或道德的成见时，思想的自由活动。”^[14]超现实主义文学宣称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彼岸”世界，即潜意识或无意识的世界，而后一世界比前一世界更加真实。超现实主义持反理性主义的美学思想，强调描写梦幻世界、想象世界、内心活动的重要性。超现实主义作品追求神奇、奇特的艺术效果，充满出人意料的形象比喻。

审读《蓝宝石般的眼睛》中的作品，不难发现，许多小说在叙事主题选择、时空结构安排和叙事角度处理等方面，都具有虚构与现实相混杂糅合的特征，加之作者在叙述时常有模棱两可的表述，使得这些作品呈现出一种虚无与幻想的超现实主义文学特征。

（一）叙事主题

《蓝宝石般的眼睛》包含 10 篇故事，风格大致属于一类：其主题充满了虚构、想象和幻想，内容主要涉及孤独、死亡、毁灭、幻觉等负面情绪，叙述则将现实糅合于虚幻之中，作品的整体风格晦暗、消极、沉闷，书写着寂寞、惶恐与不安的消极心理。

在这些作品中，对于“死亡”或与“死亡”相关的题材的叙述占着相当比重。有的作品通过描写主角人物面对死亡时的思想变化，突显人们面对死亡时的孤独、绝望、恐惧且又感到释然的复杂状态；有的作品通过描写与死亡有关的事物或场景，展现人们无法避免死亡的命运；有的作品描写“灵魂现身”、“死人复活”等灵异事件，让不可思议的事件融入真实世界的场景中；有的作品则以“超现实主义”手法，利用主人公的梦境和潜意识层面的浑沌概念，模拟刻画死亡的过程或死后的情形，从而烘托出人们面对死亡时无奈与无助的感觉。

人们在面临死亡时，一般都会产生诸如恐惧、悲观、绝望的负面情绪：有人因濒死而受到病痛的折磨；有人因失去亲人而万分悲痛；有人因即将离世而充满眷恋；也有人死后对黑暗世界感到绝望恐惧。在《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中，作者就花费了大量笔墨描述主人公面对死亡时的可怕感觉。在这篇小说中，主角爱娃身染家族遗传的不明怪病，在死亡前她倍受这种病痛的折磨：“脑袋上的每根头发都在发热。仿佛她的血管里有着一些散发热气的小虫。每天黎明前，这

些小虫都会迈开它们的小腿，肆无忌惮地在她的皮肤上漫游，在她的那漂亮的皮肤上爬来爬去。”^[15]

《死亡三叹》同样是一篇以死亡为主题的故事。作者通过故事主人公的梦境和潜意识，以“超现实”的手法描绘死亡的过程，将瞬间的“死亡”过程延伸为长达二十年的三个时段，从而细致刻画主人公从断气到真正死亡之间所历经的心境变化：故事的主人公经历了三次死亡，在“第一次死亡”时，他对于死亡并不感到害怕，他甚至“觉得自己很美，死神般地美”，他仍如正常人般发育成长，和活着的人没什么两样。后来，当他发育成熟，身体停止了生长，“微弱的脉跳”也从血管里消失了的时候，他才开始感到悲伤，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进入到“第二次死亡”阶段，即将成为一个“真的”死人。但这个阶段他仍不感到害怕，因为他除了不能自由行动之外，跟活着的人仍然没有差别。然而，当他进入“第三次死亡”时，身体开始腐烂，这时他才感到真正的恐惧，不过他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害怕自己被“活埋”。^[16]在这里，作者运用“超现实”的手法，借助人物主角的梦境和幻觉，呈现出其潜意识中对于“死亡”的浑沌认识。人物主角挣扎沉沦于自己的幻想中不能自拔，任由痛苦、恐惧、无助的感觉淹没其正常的知觉意识，生存与死亡的界限模糊难辨，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亡。类似这种真相模糊、任随意识发展的叙述手法，正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表现手法。

在《蓝宝石般的眼睛》中，还常常出现对于故事中人物幻觉的描写，这些幻觉只是故事人物个人的想象或幻影，并没有真正出现在文本的现实场景中。这种幻觉涉及人物感官的各个方面，如涉及听觉，听到不该听到的声音；涉及视觉，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涉及知觉，身体上有着无法解释的奇怪感觉。这种幻觉刻画，是超现实主义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例如，在《死亡三叹》中，主角长期听到一种来自他脑中的噪音，这个噪音“冰冷、干脆”，在他脑海中不时地鸣响。有时这个声音就如同一窝蜜蜂似的在他脑海中嗡嗡作响，有时则如同一只猫一般在他脑袋里钻来钻去，让他痛苦不堪。^[17]

而在《死亡联想曲》中，主角则觉得有一个怪物寄生在他肚子里，而这个怪物应该就是死去的双生兄弟身上长的肿瘤。肿瘤有了生命，伸出黄色的触角，然后钻入他的体内企图将他毁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怪物，它只是主角因为双生兄弟的死，在极度悲伤或恐惧的情况下产生的幻觉或妄想症状。^[18]

《蓝宝石般的眼睛》作品中出现的基于人物幻想、潜意识的相关情节，还有很多。这些描述主要着眼于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出现的荒诞现象，或是涉及“灵魂”、“魔怪”等虚幻题材，或是刻画死亡的孤独感觉，体现了作者作品的“超现实”特征。

（二）时空结构

在《蓝宝石般的眼睛》中，作者马尔克斯常以真实世界为模版建构文本的时空背景，然后运用叙述时间的错置或模糊化，或借用文本人物浑沌的梦或潜意识，在叙述中插入与常识规则相违背的人物或情节发展，让真实场景的现实原则

和违反自然的人物情节发生矛盾冲突,进而呈现“虚幻”与“超现实”的风格。^[19]

《蓝宝石般的眼睛》文本时间的安排颇具特色,作者一反时间发展的线性结构,往往将不同的时间段落交错排列。例如在同一篇作品甚至同一个段落的叙述中,作者通常不会顺着事件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陈述,而是打乱整个事件发展的时间次序,将不同的时间段落错置,让事件内容以片段式的型态交替呈现,渐次推进情节的发展。

此外,作者还常常利用人物主角模糊浑沌的知觉意识,或虚实混淆的思维逻辑,在文字叙述中擅自改变时间原有的特性,如:时间行进的规律性、非物质性、不可逆性等,造成文本时间的扭曲变形(如:时间空间化、加速、减慢、回溯等)。^[20]例如,在《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中,主角爱娃自死亡的沉睡中醒来,发现自己竟已变成了一个无形无体的魂魄,她一面回忆她生前的病症,一面庆幸家里的一切如故,丝毫没有任何改变。一时之间,她突然觉得自己口干舌燥,很想吃桔子,于是便到处找她的猫,想借助猫的身体复活。她找来找去找不到,却惊讶地发现“从她想吃第一只桔子的那天起,已经过去三千年了”。^[21]

就在人物主角的一念之间,时间就转眼过了三千年,这大概是作者马尔克斯借着主角爱娃自死亡的沉睡中初醒时对世间的浑沌意识,模糊化真实世界时间行进的规律性,也让恒常不变的时间行进,在人物主角尚未完全觉醒的知觉意识中,有机会加快其行进速率,让漫长的三千年岁月在人物主角的一念之间迅速流逝。

而在《六点钟来的女人》中,作者马尔克斯则利用一段“谜”似的情节叙述,试图“减慢”时间的行进速度,也颠覆了时间的不可逆性。在此篇的情节中提到,女主角于傍晚六点进餐馆,却一再宣称自己是五点三刻到达的,并要餐馆侍者认同她的说法。然而,等到那个餐馆侍者迫于无奈答应认同她的说法之后,她又改口说自己是五点半到餐馆的。^[22]

总而言之,作者在多部作品中,通过时间段落的混置,造成文本时间定位点的模糊,或运用叙述技巧,颠覆时间的固有质性,让文本时间扭曲变形,从而在文中形成脱离现实的虚幻效果。

除了在时间的处理上呈现出虚幻的“超现实”特征,在空间的调配上,《蓝宝石般的眼睛》也具有此类特征。在《蓝宝石般的眼睛》中,作者马尔克斯常以真实世界的场景作为文本空间背景的基础,然后运用故事人物的梦境与潜意识层面的浑沌概念,在内容叙述中安排与常识规则相违背的人物或情节发展,让真实场景的现实原则和违反自然的人物情节发生冲突的趣味。^[23]

例如,在《三个梦游症患者的痛苦》^[24]和《纳博,一个让天使等待的黑人》^[25]中,虽然文字叙述常出现“庭院草地”、“池塘”、“庄园”、“马厩”等具备现实原则的字眼,内容却是涉及昏迷、复活、守护天使、幻想等涉及梦或潜意识层面的题材,由此便可看出作者运用糅合想象于现实之中的手法,用“超现实”的手段展示真实世界。

这种将虚构幻想的题材融入真实世界场景的做法,也曾表现在《蓝宝石般

的眼睛》其他的篇章中。例如,在《有人弄乱了玫瑰花》中,主角(灵魂)所在的空间背景,就是一栋荒废已久、无人居住的大房屋,里面布满了尘埃和蜘蛛网,房屋的木头都已经腐烂了。^[26]在《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中,主角爱娃(灵魂)在死后回到生前的家里,却发现房舍虽然还在,东西也大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但却都已经石化成了砒霜。^[27]

在这些作品中,场景安排具有一定的真实性,部分遵循现实原则,但也具有部分的幻想特质,在幻想虚构的情节内容的映照下,也同时被赋予了荒废、陈旧、阴暗的特质,从而间接反映出人物内心的晦暗面,突显了作品叙述中所呈现的死亡、绝望、孤独等带有负面特质的主题。

(三) 叙事视角与叙事结构

叙事视角也称叙述聚集,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同样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看去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人看来也会有不同的意义。叙述视角的特征通常是由叙述人称决定的。传统的叙事作品中主要是采用旁观者的口吻,即第三人称叙述。现代文学叙事作品中第一人称的叙述多了起来。还有一类较为罕见的叙述视角是第二人称叙述。除了上述三种视角之外,另一类较重要的特殊情况是变换人称和视角的叙述。若以“第三人称”为观点者,其叙述者可能只是一个“旁观者”,并未参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建构,故其叙述内容较具客观性。“旁观者”分为“全知型旁观者”和“非全知型旁观者”。“全知型旁观者”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他全知全能,历史、现在、未来全在他的视野之内,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甚至是同时发生的几件事,他全都知晓;“非全知型的旁观者”则是站在与主角相同的知能水平去叙述情节,所知道的同人物知道的一样多,叙述者只借助某个人物的感觉和意识,从他的视觉、听觉及感受的角度去传达一切。

在《蓝宝石般的眼睛》的作品中,作者马尔克斯最常以“第三人称单数”(他或她)的观点进行叙述,属于“单一式”的叙述观点。但有时马尔克斯会在同一篇章甚至是同一段落中,将“我”和“他”、“我们”和“他”等组合混用,使叙述观点呈现多元化,在同一文本中形成一个以上的叙述核心,这种叙述方式属于“多元式”的叙述观点。

《死亡三叹》、《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死亡联想曲》的叙述者都是属于“全知型的旁观者”,其叙述观点的权限范围广及整篇的情节脉络和主角的内心意识。其情节内容除了描述主角所在的时空背景,还能深入到主角的内在世界,透视其内心的知觉意识、思考推理、情感喜恶等。因此,叙述者的真正身份绝对不是一般的“旁观者”,因为其叙述观点无阻碍地深入到叙述对象的内心意识,这早已超出一般“旁观者”的权限范围。因此,这种“全知型的旁观者”,可以随意地表达人物的内心思想和意识,随心所欲,无所不能,充分展示了“超现实主义”的叙事特征。

此外,马尔克斯还在同一篇章甚至是同一段落中,运用不同的叙述观点进行

情节描述。如在《纳博,一个让天使等待的黑人》中,作者就运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和“第三人称单数”(他)的观点交替叙述情节。叙述观点的多变和多元化会造成焦点的模糊,在文本中形成表达模棱两可、情节虚实迷离的叙述效果,继而使读者或人物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无形中便不知不觉地接纳了幻想介入现实层面的事实,而使得文本呈现真实与虚构并存、真相浑沌不明的虚幻风格。^[28]

在叙事结构方面,作者马尔克斯在不提供背景解释的前提下,利用动词时态的特性差异,将不同的时空场景并置排列,在文本中构筑了层层包围、井然有序的内在结构,让主题事件的全貌,经由“层剥式”的情节叙述,巧妙地呈现出来。在《蓝宝石般的眼睛》中,小说家关注的不再是外部世界,而是人自身的生存状况及内在的精神世界,因此情节淡化,结构上变化多端,没有固定结构模式可遵循。小说表现外部世界的混乱与荒诞以及人性的扭曲和丧失,表现人的种种的无奈、困惑、苦闷、孤独、恐惧以至绝望,因此,在表现手法与叙写方式上,往往“打破传统、超越时空,打破物性规律,用迷蒙模糊、寓意象征、自由联想、蒙太奇、多角度的内心独白来展示或暗示潜在意识的纷繁、人生的荒诞等。”^[29]

由于《蓝宝石般的眼睛》中收录的作品,大都属于片段式的记叙文,其内容主要是在对一些已知的、过去的人和事物作“回忆性”的描述。既为“回忆性”的描述,其叙述的过去事件史实,便很容易会因年代的久远或人类主观意识的影响,而产生扭曲或变化。有时是因年代的久远而使脑中的记忆模糊化,有时是因叙述者回忆时不自觉地加入己身的主观意识,有时则因人类本能的想象力运作,而使得“回忆”的事件史实部分“失真”。为了表现这类“回忆性”片段故事的特殊风格,作者马尔克斯便利用动词时态和叙述观点的特性差异,在文本中安排单轨式、双轨式、层剥式等不同的叙述结构,技巧性地保留部分的情节叙述,并模糊部分的文本焦点,让文本形成模棱两可的谜样特征。^[30]

例如,《有人弄乱了玫瑰花》是以层剥式的叙述结构呈现文本内容的。内容由单一叙述者,采用倒叙的方式进行陈述。其叙述的整体结构就如同洋葱的茎片般层层包裹,共可分为四层。若依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第一层是“现在”,时间定位点是“主角说话的同时”;第二层是“主角爬上祭坛的尝试”,时间定位点是“上个星期日”;第三层是“主角的姐姐重回旧宅定居”,时间定位点是“二十年前的那天”;而第四层是“主角发生意外”,时间定位点则是“四十年前的那天下午”。等到叙述者(主角)到达事件开头的最原始定位点之后,却又忽然跳回到第一层(现在),也就是叙述发生的时间起点。也就是说,叙述者(主角)以第一个时间定位点“现在”为起点,依序跳回到过去的三个时间定位点进行叙述,将包围各个时间定位点的事实谜团逐一剥开,逐渐还原描绘出相关事件的原貌。等深入到第四层(四十年前主角发生意外的那天下午)之后,再回头沿着之前的路线,经过第三层(二十年前的那天)跳回到第一层(现在),也就是叙述发生的时间起点,结束整个事件的描述。^[31]

总而言之,从主题选择、时间空间安排,以及叙述视角和结构来看,《蓝宝石

般的眼睛》均呈现出超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文本特征,构成了作者早期创作的风格和特色。在主题方面,死亡、幽灵、幻想、孤独等的题旨描述均是建立在人物的想象、幻觉或潜意识之上;文本时空安排方面,作者通过叙述时间的模糊定位,配合主题随意调配时间段落的呈现顺序,在真实世界的时空背景中,安排“真假不明、无法解释”的事件插曲;在叙述方面,其叙述观点多元、多变,在同一文本中常有一个以上的叙述核心,有时则结合主观和客观两种质性相反的叙述观点,以呈现不同层面的“文本现实”,有时则同时呈现“真实”和“想象”事件,而使事实的真相显得浑沌不明;在文本结构方面,作者则利用多种叙述结构,将主观想象的内容糅入现实中,让文本表现出结构化的虚实叠加,突显“虚幻”和“超现实主义”风格。

三、从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

《蓝宝石般的眼睛》是马尔克斯创作生涯最早期的代表作品,比起马尔克斯的其他作品,以《蓝宝石般的眼睛》为主的研究资料其实并不多。因此,除了研究《百年孤独》等几本较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之外,若能将马尔克斯早期的作品如《蓝宝石般的眼睛》等纳入研究的范围的话,相信对马尔克斯及其作品的风格特色能有更全面的了解,对马尔克斯整个创作生涯也会有更完整的掌握。

《蓝宝石般的眼睛》这本堪称马尔克斯早期代表作的文本风格,跟马尔克斯后续作品的风格有很大的差异。这一时期的作品风格较极端、冷漠、荒凉,题材多与幻想或人的意识层面有关,内容常融合虚构与写实,呈现出一种超现实主义特征。而马尔克斯中后期的作品风格,如《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逐渐走向社会批评,内容则偏向写实纪事。在作者发表《枯枝败叶》之后,哥伦比亚的社会、政治形势开始严重恶化。马尔克斯曾对此做过回顾:“接着,人们称之为‘哥伦比亚暴力’的时代随之而来。这样,不知道怎么的,这时候我政治上开始觉悟了,在国家的这场悲剧中,人民的遭遇引起了我的共鸣。于是我开始讲述与过去我所喜欢的完全不同的一种故事,一些与当时哥伦比亚的政治、社会问题有直接联系的不幸事件。”^[32]这类小说创作的年限大致上是从1958年至1962年(以正式出版的年限为依据),语言风格以“写实”与相对“客观”为标志,取材于哥伦比亚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

不过,“写实”、“客观”的文风在马尔克斯身上并未保持很久。很快,马尔克斯对这种风格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这一类创作“总体上服从于政治的要求,带有社会的承诺性,与作家的志趣不尽相符”,“缺乏真诚”是这类文学暴露出来的一种思想局限。^[33]经过几年的沉寂之后,马尔克斯回归了早期的创作文风。不过,与早期的超现实主义风格不同,马尔克斯此时已摒弃了“虚幻”主题,而只是借助“虚幻”的表现形式。他曾说,“虚幻只是粉饰现实的一种工具。但是,归根结底,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而虚幻,或者说单纯的臆造……不以现实为依据,最令人厌恶。”^[34]从以“虚幻”为主要特征的超现实主义,到以“写实”为主的

“听命文学”，再到运用丰富的想象，并将现实融合其中，马尔克斯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即魔幻现实主义文风，并创作出了《百年孤独》这部旷世之作。

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清醒地认识到，应该把超现实主义以及其他现代主义流派的艺术形式当成一种方法和手段，用来表现拉丁美洲的现实生活，从而把形式和内容高度和谐地统一起来。这种自觉的思想升华，正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产生的最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风格最终形成的主要原因。而作者早期的超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则应视作其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形成的基石。

注释：

[1]朱景冬：《马尔克斯其人》，《外国文学》1994年第2期。

[2]刘长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创作与“魔幻现实主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

[3]《蓝宝石般的眼睛》初版于1974年，由布宜诺斯艾利斯 Editorial Sudamericana 出版社出版。该书于1997年由巴塞罗那 Mondadori 出版社再版，并增加了另外几篇马尔克斯同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本文依据1974年版本。此版本的中译本收录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马尔克斯作品集《一个遇难者的故事》（王银福译）。

[4][32][33]许志强：《魔幻现实主义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变法》，《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5]李德恩：《魔幻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外国文学》1989年第6期。

[6][8]陈众议：《加西亚·马尔克斯传》，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第47、50页。

[7][10][34]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普里尼奥·阿·门多萨：《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39、39、39-40页。

[9][16][17]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死亡三叹》，《一个遇难者的故事》，王银福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12、103-112、103-106页。

[11][12][13]Vargas Llosa, Mario. *García Márquez: Historia de un deicidio.*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弑神者的故事》) Barcelona: Barral Editores, 1971, pp. 217, 218, 218.

[14]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65页。

[15][21][27]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一个遇难者的故事》，王银福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3-124、123-134、123-134页。

[18]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死亡联想曲》，《一个遇难者的故事》，王银福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122页。

[19][20][23][30]余爱玲：《贾西亚·马奎斯的短篇小说〈蓝狗的眼睛〉》，硕士论文，台中：静宜大学，2004年，第73、74、77、89页。

[22]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六点钟来的女人》，《一个遇难者的故事》，王银福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7-172页。

[24]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三个梦游症患者的痛苦》，《一个遇难者的故事》，王银福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5-140页。

[25][28]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纳博，一个让天使等待的黑人》，《一个遇难者的故事》，王银福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3-182、173-182页。

[26][31]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人弄乱了玫瑰花》，《一个遇难者的故事》，王银福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3-186、183-186页。

[29]马晓翔：《西方小说的叙事结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责任编辑：书缘]